

日本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
宫部美雪告别以往凶杀小说 打造首部青春心灵物语
献给讲谈社100周年

解读灵异不需要超能力
需要的是一直存于体内的纯真能量

若你想见到照片里那张始终挂念在心的面孔 欢迎来到小暮写真馆

(日)

宫部美雪

(著)

张宁 (译)

小暮写真馆

青春的救赎 灵魂的写真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小暮 写真馆

宫部美雪 (著)
张宁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暮写真馆 / (日) 宫部美雪著; 张宁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86-3747-1

I. 小…… II. ①宫…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9815号

KOGURE SHASHINKAN

by MIYABE Miyuki

Copyright © 2010 MIYABE Miyuk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dansha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SAWA OFFIC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小暮写真馆

著者: [日] 宫部美雪

译者: 张宁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7.75 字数: 340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1-0697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3747-1 / I · 350

定价: 5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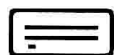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传 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小暮写真馆	1
第二章	世界的缘廊	101
第三章	海鸥的名字	253
第四章	铁路的春天	401

>>>

第一章 小暮写真馆

I >>>

“对了，新店住得还习惯吧？”

是店子发来的短信。店子拿到了免费电影票，发来短信问这个周日去不去看，之后顺便问了这么一句。

花菱英一停下脚步，迅速地回复着。这时他刚好走到了车站检票口旁边，为了不妨碍那些为年关而奔忙的人们，发着短信的他也没有忘记很有礼貌地把路让出来，或者说是不由自主地让了出来。这不由自主可是有原因的。

今年春天，也就是英一成为都立三云高中的高一新生，在他刚刚学会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英一他们一家人去附近的中国料理店吃饭，英一一边过人行横道一边发短信，并肩走着的爸爸花菱秀夫突然间抢了他的手机，像抢匪一样夺路而逃，只留下目瞪口呆的英一在那儿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爸爸跑了不到一百米就不见了踪影，过了三十多分钟才回来，一坐下就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还得意扬扬地说：“我把花花的手机藏起来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走路的时候不能发短信！不听话就没有好果子吃。给你二十四小时，要是你自己找不到，手机就没收！”

“哎呀，这下可坏了，”妈妈花菱京子说道，可语气上却完全没有着急的意思，“花花，吃了饭你可得赶紧找。”

这时服务生端着一盘凉菜走了过来，咚的一声放在了餐桌转盘的正中间。英一看着高高兴兴夹着菜的爸妈和弟弟，又开始想这十五年

来一直在想的问题：“我还是适应不了这样的爸妈……”

按理来说，爸爸秀夫和妈妈京子不应该是奇怪的人。爸爸在一家公司上班，在那儿都工作二十多年了。英一和他弟弟小光上小学的时候，妈妈就是PTA^①的负责人，她应该现在也还是小光学校PTA的负责人。不管在哪个学校，从来也没听谁说过她奇怪。所以说这两个人应该挺正常的，但他们总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不是有个词叫“窝里横”吗，英一爸妈应该用“窝里怪”来形容。

那次还多亏了小光的聪明，英一才在时限内找到了手机。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爸爸把它寄存在给英一买手机的那家车站前的店里了。因为跑到车站又马上跑了回来，他才喘个不停。

从那以后，英一在用手机的时候就格外注意，总觉得如果不听话再边走路边发短信的话，爸爸就会不知从哪儿突然出现，抢了他的手机夺路而去。其实，现实中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荒唐的事情呢。除非爸爸是超人。但是英一总控制不住地产生这种感觉，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他甚至能真真切切地看到当时爸爸抢了手机跑开的背影。

可是这件事，他不想让外人知道。

英一的朋友都叫他“花花”。可是也不能因为朋友这么叫，爸妈也就跟着这么叫自己的长子吧？朋友们这么叫是因为“花菱”这个姓非常少见，但在家里每个人都姓“花菱”，没什么可稀奇的。

大概两三年前，家人开始使用“花花”这个称呼。当时英一不满地反问道：“如果我是‘花花’，那爸爸不应该是吗？”

“你老爸以前被朋友们叫‘阿秀’，现在也是。”

“那在公司呢？”

“叫‘小菱’。”

爸爸的公司里有姓“花田”和“花村”的，为了便于区别，大家

①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即家长教师会，是由家长和教师自愿参加而组成的团体，主要筹集资金，开展以学校为单位的团体活动，来促进家长和老师间的密切联系和协作，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译者注

才叫他“小菱”。

“在外面、在家里都叫‘花花’有什么不好的？内外还统一。”爸爸继续说道。

弟弟小光也一样，被大家叫做“闪闪”。因为有句歇后语是“一闪一闪光光亮”，所以小光还是婴儿的时候大家就都叫他“闪闪”。但多少还是觉得和“花花”有些不一样。英一很无奈地说：“哎……行吧……随便你们……”此话一出，就连妈妈也这么叫开了，理所当然地，小光也模仿了起来。

被小八岁的弟弟叫‘ちゃん’^①，让英一十分不爽，他抗议说：“你小子这么叫也太没大没小了吧！”

弟弟反驳说：“‘哥哥’后面不也有‘ちゃん’吗！”

这下抗议的一方反倒变得没理了。

英一只好调转方向，去找妈妈痛诉。可妈妈却说：“最近我和你爸聊天想起来一件事。妈妈不是一直叫你‘哥哥’^②吗？我觉得这样叫不好。这样叫，好像你就只有‘哥哥’这一个属性似的。有问题。”

“呃……我可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英一内心暗想。

“可是我只管妈妈叫‘妈妈’，也不叫别的啊。”

“那当然没问题。对你来说，妈妈完完全全就是‘妈妈’。话说回来，妈妈在公司，他们都叫我‘阿京’。”

花菱京子在东京都中心的一家大会计事务所做兼职，公司里除了京子一个女的，剩下的都是些大叔，都喜欢叫她“阿京”。

“叫我‘英一’不行吗？”

“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妈妈可不好意思，叫得好像女朋友似的。”

① ちゃん，称呼，读音接近一声“qiang”，多用于称呼小孩和比较亲密的人，或是小时候称呼长辈用。——译者注

② 在日本，家庭内成员间的称呼以婴儿为基准，婴儿出生后便以婴儿的视角来称呼家庭成员。比如母亲也会叫父亲“爸爸”，相当于汉语里的“他爸”。——译者注

英一还没有女朋友，所以不懂得会多么不好意思。如果给自己洗内裤的妈妈害羞起来……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英一再次妥协了。

好了，前面铺垫得太多了，回来继续说店子的短信。

当然，“店子”也是称呼，他的全名是“店子力”，和英一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同学。因为有学区的限制，中学也是同一所，后来竟然又进了同一所高中。都立三云高中对英一来说是遥不可及的第一志愿，但对店子来说只不过是第二志愿中的一个选项而已。

店子力，每次看到这个名字英一都不免遗憾一下：“如果把‘店’换成‘原’就好了，那样就变成‘原子能’^①了。”“店子”这个姓比“花菱”还要少见，也总是被人起外号。从他记事开始大家就都叫他“店子”。

“是‘家’，不是‘店’。”英一简短地回复他。

英一过了检票口，下到地铁站台，短信提示又响了：我请你看电影啦。周六能不能让我在你的写真馆住？

英一盯着小小的液晶屏。车驶入了站台，他收起手机放到校服口袋里，心里嘀咕道：“都说了那不是写真馆……是客厅……”想到这里，他差点儿叹起气来，自己意识到之后又憋了回去。对于这件事，他不知道叹过多少气，甚至激动难平，声嘶力竭，但都徒劳无功。但是这次，他真的不想像名字事件那样轻易妥协，因为他实在是无法轻易地适应。

新家，就是花菱秀夫和京子夫妇在今年夏天结婚二十周年之际，为了了却夙愿买的新房子。他们终于在上周六彻底搬完了家。比起原来的住处，新家距离英一上的三云高中近了很多。弟弟闪闪不像英一那样一直上公立学校，他参加了很多考试，最后考上了私立的朋友学园的小学部。搬了新家后，闪闪不但不用转学，就连地铁也不用换乘那么多次了。

爸爸秀夫说他会全权搞定房贷的事。英一暗想：“什么搞定不搞

① 日语词汇“原子力”，意思是原子能。——译者注

定的，反正是你的房子，我以后可不会继承。买什么样的房子是你的自由，千万别留给我。”

因为这栋房子非同寻常。

这栋房子虽说是新家，但其本身并不新，房龄已经有三十三年了。

有不少人会买了旧房子翻新再住，甚至也有人把日本古老传统的稻草房顶的房子从深山搬到城里来住。这些英一都可以理解。毕竟房子反映了一个人的品位，那也是房子真正的价值所在吧。

可是英一无法理解爸妈为什么买了这栋房产中介极力推荐的房子。中介说：“如果拆掉了这栋老宅，由于受到建筑基准法、消防法的道路规划等各种麻烦规定的限制，绝对再建不了同样容积的住宅。”

这栋老宅已经没有资产价值了，所以房产信息表里没有它的平面布局图，旁边的“详细信息”部分也只有四个字——老宅出售。也就是说这栋老宅只剩下土地还有销售的价值。

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买啊？！

爸爸说：“加固修理一下会是个不错的房子！还可以住很久呢。”

哎……退一百步不计较这个吧，可是这房子还有别的毛病。

爸爸又说：“为了以后住得安心，必须把地基、柱子和水槽都检修一下。这要花好多钱。我们不得不把内部重新装修的预算压到最低。所以我和你妈也商量过了，这栋房子的商店部分不动，留着就那么住，很特别，而且还挺有意思的。”

这就是花菱夫妇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买下的唯一的房子，一栋有商店的房子。

签合同的那天，房产中介对坐在爸妈中间的喜滋滋的闪闪笑着说：“这是一个多么明智的决定啊！你们一定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的。是吧，孩子？小朋友们会羡慕你的。”

这时英一坐在中介事务所一个角落的折椅上，望着被老式空调吹出来的冷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蝴蝶兰假花。爸妈就在旁边，在决定性的

文件上盖了决定性的印章、签了决定性的名字。原房东是一对朴素的五十岁左右的夫妇，他们一直微微笑着，估计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惊讶吧。可不是吗，明明白白标着“老宅出售”的老宅谁会买啊？！

房东夫妇说：“我们原来觉得这块地做停车场最好。”其实他们是想说这块地其实只能做停车场吧，“如果这房子能保留下来，我死去的父亲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他爸高不高兴我可不敢保证，反正我爸是高兴得够呛。

英一在心里这样默念着，感觉这次爸爸从他手里抢走旋即夺路而逃的，是他对于“我的家”、“我的房间”的小小梦想。

从闷热八月的那天开始，到今天十二月三日为止，装修和加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今天，在最近的车站检票乘车的英一，已经拿着新的月票，走新的路线了。

由台阶到地上，再走五分钟就可以到新家。房产信息表里“距地铁非常近”这一点果真属实。八分钟即可走到一家大型超市，这一点也对。但有些属实的事情也是信息表里所没有提到的。

花菱家买的这栋带有商店的房子，在一条商业街的正中间，因为那家大型超市就开在旁边，所以这条街已经一片萧条。这个普通的白天，英一独自一人走在这条蜿蜒而上的单车道上，只有北风穿梭而过。说这是商业街，还不如说是一个户外展览场，展示着各种经年残破的商店百叶窗。这里本应该一派忙碌景象，却安静得出奇。店子来帮忙搬家时，去便利店买喝的，来回走了一趟，说这里好像马上要开始“正午的决斗”了，却连个人影都没有。哎……哪里有什么不法分子和老年治安人员的对决啊。在这条街，算上不法分子，也几乎都是老年人，很少有人外出，一般只有去看医生的时候才出去。

走着走着就能看到自己家了，英一忍不住又叹起气来。房子虽然翻修过，但一看就知道是比较古老的建筑：木结构的二层楼，砂浆的外墙，墙的一部分镶了瓷砖。这一部分并不是翻修的时候镶的，而是原来就有的。为了让两层的房子看起来有大厦的气质，特意用了四四方方的装饰外墙来遮挡用瓦铺的屋顶，瓷砖就镶在外墙上。爸爸非常

喜欢瓷砖和外墙的设计，高兴得连连称赞，只是瓷砖必须要换成新的。

爸爸秀夫喜欢的还不只瓷砖和外墙，和这栋房子的历史有关的物件，他都一定要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

在门口的左侧有一个两畳^①左右的大橱窗。橱窗正面的玻璃是固定不能动的，里面的摆设必须从内侧拿进拿出。橱窗和旁边入口开着的那扇门之间，庄严肃穆地挂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是钉在镶了瓷砖的墙壁上的，建筑公司的工人换新瓷砖的时候把它暂时摘了下来。可后来爸爸又特意把它钉回了原处，真是让人搞不懂。既然都摘下来了，那么放着不就行了。可是爸爸觉得如果摘了下来，那东西就变成垃圾了，太可惜了。哎……可惜……这个时候用“可惜”这个词合适吗？

引起争议的这件东西：高二十厘米、宽将近八十厘米、厚一点五厘米左右的合金，因为含有铜，表面出现了一块一块的青绿色。它虽然经过了风雨的洗礼和岁月的剥蚀，但凸出来的文字现在依然清晰可见。

它就是这栋房子，或者说这家商店的招牌——“小暮写真馆”。这几个字刻得真真切切，可见是精心制作的。

Ⅱ >>>

星期六下午五点过后，店子和平常一样背着睡袋来投宿。有点儿不同的是，他手里好像还拎着什么东西。这东西简单地用报纸包了一下，为了方便拿，还用绳子绑了绑。

① 原意是榻榻米，这里用作量词，一畳合1.5~1.6平方米。——译者注

“嗯？难道是？”

“嗯，是庆祝乔迁之喜的礼物。”

“这个，我们家不要。”因为不打开报纸的包装，只看形状，英一也知道里面是什么。

“别说得这么不给情面嘛，我爸可是真心为你们搬新家开心呢。”店子说完便打开了包装，果然不出所料，那正是一幅石板画。

大约二十多年前吧，曾经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石板画。当然，英一并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这都是后来店子的爸爸告诉他们的。

这幅石板画的作者好像是冲浪运动员，要不就是帆船运动员，总之是非常喜欢大海的人。他以鲸鱼和海豚等作为素材创作了很多石板画。这些素材都生长在海里，理所当然的，他的作品都有着一样的色调——蓝色。虽然有时也会有白色的波浪，但蓝色占了绝大多数，从一百米开外就能认出是这个人创作的石板画。

现在看着这幅画，感觉像不值钱的海报一样，实在很难理解为什么它曾经如此流行。但他的作品当时可是以相当高的价格买进卖出的，有人想买还买不到呢。

当时店子的爸爸买了二十多幅这个画家的石板画，之后有一些送人了，还有一些卖掉了，现在手里还有十幅。他在家里挂了几幅，还在诊室和候诊室挂了一些，而且还都是很大幅的作品，剩下几幅没地方挂，就收了起来。这次店子的爸爸特地拿出了他心爱的收藏品，作为庆祝花菱家乔迁之喜的礼物。

店子的爸爸是位牙医，他在一家大学医院当医生，同时每周还有三天在目黑区自己家的住处开诊所。因为他技术好，得到了很多患者的好评，来看牙的患者也很多。所以店子的爸爸是个有钱人，平时也很大方。店子和英一总会时不时地到对方的家里去，有时会住下不回家，所以英一也很了解店子爸爸的性格。每次英一去店子家住，吃了好吃的回来，都会大肆吹嘘一番，说店子家的BBQ（室外烧烤）超豪华什么的，闪闪听了也想跟英一一起去，但爸爸妈妈没有让他去。

因此英一知道店子的爸爸并不是小气的人，他是真的想为英一家庆祝，才从自己的私藏珍品中挑出最喜欢的东西，特意让店子捎来的。这就是所谓的有种好意叫负担。

店子指着一个窗户说：“这幅画放在这个橱窗里正合适。”

英一反驳说：“什么合适！”

说这话的时候，英一和店子正在花菱家，或者说是小暮写真馆里。用来接待顾客的那间屋子有四叠半左右，什么都没铺，全都是土的地面。内部翻修的时候，这间屋子里的架子全都被拆掉了，以前可能是用来放相机、胶卷和给顾客的照片什么的，但还保留了柜台，进门之后可以在柜台后面脱掉鞋子进到屋里。柜台旁边有一扇门，翻修之前可以通过这扇门去摄影棚，但中间的穿堂风太冷了，所以现在用板子隔开了。店子刚才指着的橱窗是小暮写真馆正面的橱窗。

“我求求你了，快点儿收起来吧。”英一赶紧用报纸把画重新包了起来。幸好爸妈出去买东西了，闪闪也跟着一起去了，现在家里只有他和店子两个人。

“但我今天可是奉老爸之命来送礼物的。”店子说。

店子肤色白皙、身材修长，五官长得像女孩。长相方面店子和闪闪很像，他们三个人一起走路的话，经常会有人错把店子和闪闪当作兄弟。可是店子的声音可辜负了长相，独特得好像某种东西被损坏了一样。他的嗓音既不粗也不哑，只是有些错位，好像哪个零件失灵了。英一记得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刚开始变声的店子唱完了当天的练习曲《海滨之歌》之后，音乐老师不禁感慨道：“店子力同学的嗓音是天生的五音不全啊。”英一觉得那简直是有生以来听过的最最贴切的描述了。店子对自己这样独特的嗓音也是非常无奈。

店子对颜色的感觉似乎也失灵了。今天他穿了一件色调柔和、混合色的毛衣，衬着他白皙的肤色，下面穿了一条有很多兜儿的迷彩裤，这身打扮好不热闹。

“这幅画我们就先收着了，你和你老爸说一声。还有，我们收到

礼物很高兴。”

“可是……”

这栋老房子也不是一点儿可取之处都没有。它比原来租的公寓多了三个房间，而且收纳的空间也大很多。壁橱、棚顶储藏柜、两开门的柜子，还有三叠左右大小的宽敞储藏室。搬家的时候把很多暂时不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到储藏室里了。如果把店子拿来的礼物也放到储藏室混在杂物中，爸妈应该发现不了。一旦发现了可就完了。老爸肯定会说：“快挂上！这不正好嘛，放在橱窗那里。”

店子一边用指尖摸着自己光溜溜的鼻头，一边做深思状，继续说：“花花，你想想嘛，那个橱窗如果一直空着，最后会怎么样？”

“才不会怎么样。”

“不。叔叔会挂全家福的。不信，我跟你打赌。”

这正好说中了英一的担忧，他无言以对了。

“是吧！”店子读懂了英一的神色，哧哧地笑着说。

爸爸秀夫管英一叫“花花”开始，也不再管店子力叫“小力”了，改叫他“店子”。奇怪的是，从那以后秀夫和店子之间就好像有了一种默契，店子总能猜对秀夫的意图、爱好和想法什么的，对得令人发指。

英一忽然想起来好像今天一大早爸爸就嘟囔着影集哪儿去了。他没准儿是想选出一张全家福放大了，镶上框挂出去。

“这个鲸鱼和海豚可要占不少空间。暂时挂着这个，怎么也能拖上一些日子不挂全家福吧。”店子继续劝说着英一。

花菱秀夫是一个非常看重感情的人，别人送他的东西他绝对不会随便处置。如果和他说这是店子一家特地为了庆祝乔迁之喜送的礼物，要挂在引人注目的地方，他就不会再放别的东西在那个橱窗里了。

于是，英一默不做声地把画的包装又拆了下来。

“需要钉子和锤子吗？”

“不需要，里面有挂钩。”

从外面看的话，这个橱窗和墙壁几乎是一体的，但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三十厘米左右大小、像箱子一样的突起部分。突起部分的侧面分别有合叶和把手，拉住把手就可以把整个突起部分打开来。

大概店主以前就是把客人的照片装进相框挂在这个橱窗里展示的，一般的写真馆都会这么做。可是英一转念一想，这么展示照片也要经过客人允许的吧，毕竟是肖像照啊，应该是需要征得客人同意的。

“哇！这个，真有点儿悬，挂不了太重的东西啊。”店子打开突出部分后，惊讶地说。

突起部分和墙壁连接处由三个五厘米左右的合叶连接支撑，英一第一次开关的时候也觉得连接处有些不结实。但是负责翻修的建筑公司老板说这个地方修得非常结实，大可放心。那个老板还说：“如果哪天你考试得了满分，贴在这里还真不错”。听后，英一本正经地拜托他说：“我知道您是开玩笑的，但您可千万别在我爸妈面前开这个玩笑，因为他们真的会照做的。”

“玻璃有点儿模糊不清，还是擦一下比较好。”店子让英一去取来了水桶和抹布，自己进到里面仔细地擦起了玻璃。

“下午好！”店子对着外面打招呼。原来是门前街上有人路过。

“你别随随便便打什么招呼，不然人家会误认为这里还做生意呢。”

“眼睛对上了，能不打吗？”

“是大爷大妈吧？”

“不是啊，是个女孩。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大吧。”

英一想：“这还真少见，原来也有年纪这么小的人住在我们这条街上啊。”

“别在那儿发呆，花花，你把外面的玻璃也擦擦。”

外面很冷，英一拎着抹布随便擦了两下就完事了。

画着蓝色的大海、鲸鱼和海豚的石板画挂在橱窗里，虽然尺寸大，看着却有些单薄，有些落寞。它既不符合现在的季节，又有些过

时。它自己好像也知道这些似的，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情。用“衰败”来形容它再合适不过了。

“你家还有没有别的东西能装饰的？”店子问道，“假花什么的。”

英一想了想，忽然眼睛一亮，说：“有一个闪闪在暑假时做的纸黏土玩偶，用那个吧。”

“你知道在哪儿吗？”

“肯定在闪闪的房间里。”

英一和闪闪住的是两间打通了的老式房间，英一的房间是六畳，闪闪住的三畳有一部分铺的是地板。壁橱在英一的这一侧，闪闪那边有一扇橱柜大小、细长的门。

那些纸黏土玩偶们就在他写字台的架子上，其乐融融地并排站着。这一对玩偶一个红色一个黄色，形状像大象。只是这两头“大象”该长象牙的地方长了角，尾巴尖儿上还开了一朵花。

“咱们自作主张地用玩偶作装饰，闪闪会生气吧？”

“他不会生气的，他肯定得意还来不及呢。”

店子和闪闪不仅长相上相像，就连爱好也颇为相似，志趣相投，所以关系很好。既然店子都说他不会生气了，应该就不用担心了。

“尾巴尖儿这个地方，闪闪做的时候没少费事吧。玩偶容易折断，你拿的时候轻一点儿啊。”

亲哥哥英一都没店子这么了解闪闪。有的时候，英一一想到自己永远也搞不懂自己的父母，又绝对赢不了弟弟，就会郁闷。他甚至想过如果自己生在店子家，店子生在自己家会怎么样。不过，几十秒之后他就把这个想法推翻了。店子是独生子，以后一定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一定会做牙医，那就不得不去考上医学院。店子完全有可能考上，因为他一直就是个优秀的人才，而自己是不可能考上的。英一即使竭尽全力，也就会在全年级的倒数五十名左右浮动。

这么说来，在从小就是优等生这一点上，店子和闪闪也还是很像。

知道英一和店子念的仍是同一所高中的时候，最高兴的是闪闪。闪闪还担心如果他们俩学校不一样，他以后就见不到店子了昵。

英一忽然想，店子不会是因为考虑到闪闪的感受才选了三云高中吧？于是他问了店子本人，店子回答说是因为参观的时候喜欢上了那所高中，觉得那里很清新，让人轻松。虽然店子这么说，但英一心里总还是挂念着这件事，直到不久之后，他爸妈看中了这栋老房子。有了这房子的事情，英一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

英一和店子两个人来到外面，远远地望着橱窗，蓝色的天空和大海、鲸鱼、海豚，还有长着角、开着花儿的一对玩偶。

“看着挺有喜感的吧，”店子两手叉着腰满足地说，“挂了这幅画，别人一看就知道这家人不错。”

“应该觉得很奇怪吧。”英一嘟囔着说，“唉……随便吧……”

“哈哈，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店子笑着说。

虽然英一的这种妥协算不上是最好的办法，但他为了适应这个家，现在又要适应这个新房子，妥协已经是他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了。

“啊！店子哥哥来啦！”闪闪正站在前面十字路口的对面，爸爸妈妈站在他后面，手里拎着超市的大袋子，走了过来。“哦，下午好啊。”爸爸秀夫举起手跟店子打招呼。妈妈京子也冲店子笑着。

妈妈手里除了拎着超市的袋子，还拿着一束很漂亮的花。店子看到后，马上放小声音说：“哎呀，坏了。我刚想起来，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给忘了。”

“什么？”

“我本来想着给小风买花的，还跟我妈说了呢。”

闪闪和爸妈他们三个人正在等红灯，闪闪一蹦一跳地想赶快过来。

英一也小声地对店子说：“你有这个心意就够了。如果你对风子太好了，闪闪会嫉妒的。”

“是吗？”店子回应道。他一边向红绿灯对面的闪闪笑，一边